

譯事之局限—— 漫談原始語言之難譯

林文月

台灣大學中文系

在《源氏物語》與《枕草子》兩部日本古典文學名著的譯註之間，我曾譯過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南太平洋島國酋長的演講稿——《破天而降的文明人》（原名《巴巴拉吉》*Der Papalagi*）。①

巴巴拉吉，是薩莫亞（*Samoa*）土著的語言，意謂破天來臨的人，大約在七十餘年前，歐洲傳教士乘帆船抵達當時尚未獨立的薩莫亞。島上居民初見白色的大帆，以為天空破了一個大洞，遂認定白種人便是通過那大洞來臨的。



《破天而降的文明人》（*Der Papalagi*），林文月譯，九歌出版社，1984。

《巴巴拉吉》這本書，是輯合薩莫亞的一位酋長椎阿比（Tuiavii）對其同胞的十一篇演講稿而成。原著其實是椎阿比的德籍好友埃烈希·舒曼（Erich Schulman）以德文寫出的。埃烈希·舒曼厭倦了歐洲的物質文明，尋求精神的解脫，而從遙遠的歐洲飄泊到南太平洋。他完全地捨棄了白種人的生活習俗，如影隨形地與椎阿比及其島民親近，終於贏得酋長的信任與同意，而將他的演講以德文記錄了下來。一九二〇年，德文版*Der Papalagi*初版；半世紀之後，復版問世；一九八〇年，一位留德的日本青年學生岡崎照男，譯成了日文；一九八四年，我又自日文譯為中文。

如果，把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語言視為一種翻譯，那麼《巴巴拉吉》的中譯本，從椎阿比以薩莫亞土語講出，到埃烈希·舒曼的德文版；再由德文而日文；日文而中文，其間已經過四次的轉變了。這樣多次的語言轉變，究竟還能夠保留多少原來語言的旨趣呢？這當然是很可懷疑的。而我仍然不避嫌諱，將之輾轉逆譯出來，實在是由於閱讀之際，深受其質樸而寓意深刻的內容所動，故不忍獨享，願將其公諸大眾，盼望有更多的讀者來分享體會。

椎阿比酋長的演講，乍聽之下，似乎愚駭魯鈍，幼稚可笑，但我們若是反覆吟味思索，自然就會同意他那單純而充滿愛與公正的心，以及他用純樸的思維方式批判西方文明社會的觀點。

由於當時薩莫亞島的物質文明遠不及歐西，椎阿比酋長對他的同胞說明白種人的生活習俗時，缺乏許多現成的詞彙。為使溝通方便，他就地取材，大量地運用了島嶼上可以見聞的事物，以取代今天看來是理所當然而簡單不過的一些概念。例如稱錢幣為「圓的金屬」，稱鋼筋水泥建築物為「石頭盒子」，稱道路為「裂縫」，稱報紙為「成疊的紙頭」，稱皮鞋為「足皮」等等。至於他要向優閒的島民解說文明社會對於「時間」的觀念時，便說：「我想，時間好比是咱們濕手中的一條蛇，滑溜溜的，你越是想捉牢它，它越是要滑走，它反而要跑的遠遠的。」至於要解釋「職業」一詞時，由於對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與大自然融合為一的島民，更是難以譬喻，所以椎阿比只好說：「職業是什麼呢？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。②應當是高高興興去做的，但通常都是一點也不想去做的。……有職業，就是一天到晚做同樣事情的意思。」

椎阿比酋長對原始土著的同胞們演講時，經常會遭遇到如上述情況，缺乏語彙的困難；但是反過來省思，無論德文、日文、或中文，一個在文明社會裏讀過一點書的人試圖翻譯這樣的語言，也是十分困難的。誠如德文版譯者埃烈希·舒曼在他的序文中所說：

我企圖盡力忠實地翻譯這本手記③，盡量不去更改其中的素材；然而，我還是覺得那種真實的感覺與呼吸已失去了許多。如果讀者能體會翻譯原始語言為現代語言的困難，想把童稚一般的話語表達得既不陷於平凡，而又不失其

風味是如何不易，或者會原諒我這未盡完善的譯本吧。

力不從心的翻譯經驗，曾經苦惱了埃烈希·舒曼，而這也正是我的苦惱，大概也曾是日文版譯者岡崎照男的苦惱吧。

事隔六年，我重閱自己的譯文，看到「要說明這個字很困難。」「咱們大家在祂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假象。」「神已經被掠奪得空空，什麼也沒有了。」以及「也許，他們已經不會注意到語言和身體之間的這個矛盾。」等等片段，着實感覺到如坐針氈一般的不安。我驚覺於隨處凸顯的文明人習用之詞彙，甚至稍一不慎即溜出筆端的成語，這些可曾是椎阿比酋長對他的同胞演講時所採用的表達方式嗎？既已是一個受過教育的文明人，想要去追蹤體會原始純稚的心思，是多麼的不容易啊！

在我翻譯《源氏物語》及《枕草子》時，常感古今不同時空的語言之難以捉摸，有時且不免於使用大量的註解以求周全；但是，這種困難，不僅只存在於古典名著的翻譯而已，今我重讀椎阿比酋長演講稿的中譯文字時，又一次深刻地感知譯事之局限與力不從心了。^④

- ① 《源氏物語》完譯於一九七八年，《枕草子》完譯於一九八九年，二書中譯本均由台北中外文學叢書出版。《破天而降的文明人》譯成於一九八四年，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刊出。
- ② 事實上，在這裏不應使用「字」這個譯文。因為當時的薩莫亞島民，是有語言而無文字的。
- ③ 埃烈希·舒曼係根據椎阿比酋長的《手記》逐譯為德文。椎阿比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周遊歐洲各國。他或曾習得一些歐洲的語言，但原序中並未提及《手記》中所記錄的是何種文字，或只是一些符號。
- ④ 這篇短文之撰成，實有感於去秋在西雅圖華大一位中國女學生所譯印第安酋長的講詞。她的譯筆典正雅麗，令我驚訝，遂與之討論譯者之潤飾當否問題。她以一位年輕學者的素養，不忍酋長講詞之草原氣息濃重，乃予以修飾美化，而我則堅持譯者應當保留原來素貌。詎知我返台再讀自己的譯文，竟也發覺其間亦難免參雜了不經意的潤飾。雖云刻意與不經心有別，其為不當則一也。